

## 「佛經語言學專輯」序言

竺家寧

本期的《中正漢學研究》主題訂為「佛經語言學」專號。這次來稿十分踴躍，總稿件達到 49 篇，「佛經語言學」專輯稿有 17 篇，最後只有 9 篇通過，而「佛經語言學」專輯稿只有 4 篇經校外專家匿名審查，通過錄用。由此可以看出，通過比率極低，也反映了論文品質之高。

佛經語言學近年來成為顯學，參與的學者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年輕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這次學報的編輯工作實際上是由中正大學江俊龍教授負責，江教授交代要我撰寫這篇序文，要我對這些年來佛經語言學的發展狀況發表一些心得。其實，在所有的感受中，最深刻的莫過於學者的年輕化。看到一批一批的優秀學者脫穎而出，把學術薪火一棒接一棒傳遞下去，說明了這個領域充滿了旺盛的生機，呈現了無限光明的前景。培育年輕人、鼓勵年輕人，是我這四十多年研究和教學生涯，唯一的努力目標。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看著開花結果，生生不息，的確是一件值得喜悅安慰的事。

佛經語言學的學術會議，是這個領域發展的重要指標。從 2002 年第一屆創會開始，轉眼已經邁入第十屆了。回顧這十多年來，不僅僅是兩岸學者的默契與共識，更是東亞地區學者的共襄盛舉，共同推動，包含了韓國、日本等地，這種默契與參與，令人感動。如果從第一屆佛經語言會議於 2002 年 11 月 1 至 5 日算起，已經歷了十四個年頭。當時由嘉義中正大學主辦，邀集了六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出席了會議，發表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共四十多篇論文，與會人士一百多人，掀起了佛經語言研究的第一波熱潮。第二屆於 2004 年 9 月 15-19 日，在湖南師範大學舉行，在學術氣氛濃厚的嶽麓山麓，開啟了兩岸輪流主辦該項學術活動的契機。第三屆於 200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和法鼓佛教學院聯合主辦，此次邀請了在此方面具卓然成就的學者共 31 位與會發表論文。包含來自日本、韓國、歐洲、大陸等地的學者，群集於台北的政大和法鼓山。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這是漢語語言學的盛事，也是佛經學術研究的盛事。第四屆於 2009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4 日在寧波香山教寺召開，由北大蔣紹愚教授主持。與會學者 47 人，發表文章 35 篇。第五屆於 2010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在武漢市漢陽歸元禪寺舉行，華中科技大學尉遲治平教授、武漢大學盧烈紅教授共同主持。第六屆佛經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2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韓國忠州大學（韓國交通大學）召開，由東亞所朴英綠所長籌畫。第七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3 年 8 月 23 日到 27 日在貴州貴陽舉行，由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史光輝院長籌畫。第八屆佛經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4 年 11 月 1

日—3 日在南京師範大學南山專家樓舉行，會議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董志翹先生主持籌畫。第九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5 年 8 月 25 至 27 日於北海道大學召開，由松江崇教授籌畫。這次會議與徐時儀教授籌畫之「第三屆佛經音義國際學術研討會」合併舉行。第十屆佛經語言學會議將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北京人民大學舉行。歷次的會議累積了豐碩的成果，也有利的推動了佛經語言學的研究風氣，壯大了研究的隊伍。

這一期的《中正漢學研究》在「佛經語言學」方面收錄的四篇論文。包括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生楊安娜的〈從認知角度試論《六度集經》中總括副詞「皆」與「都」的語義功能〉，本文窮盡性地考察了《六度集經》中「皆」和「都」的用例，通過對這兩個總括副詞量化對象的語義特徵、語義指向，以及分布的語言環境的比較，概括出二者句法特徵的差異，並嘗試對二者的語義功能提出假說。另一篇是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建軍〈佛典成語與禪籍成語異同論〉，本文認為佛源成語擁有兩個主要來源：其一是漢譯佛典，其二是禪宗文獻。由於佛經內容與語境的差異，佛典成語和禪籍成語在具體數量、產生時間、生成方式、語體色彩、語用效果等方面，均呈現出明顯的個性。佛典成語與禪籍成語的異質性導致了二者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的不同命運：佛典成語由於凝聚了異域文化的諸多特徵，佛味較濃，在使用時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禪籍成語屬於本土文化的產物，貼近生活，佛味偏淡，運用自如，與普通成語已無從區別。第三篇是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陳淑芬〈《金剛經》梵文複合詞研究〉，本文藉由研究《金剛經》中的 275 個複合詞，分成傳統所謂「六合釋」的六大類，在翻譯成漢語時最常使用的是偏正式複合詞，或動賓式短語。其次，又比較羅什和玄奘翻譯梵語複合詞的方式，發現羅什共有 155 次沒有翻譯出梵文複合詞，而玄奘只有兩次。不僅如此，玄奘會很忠實地翻譯出複合詞前後兩個成分，而羅什有時會省略 A 或 B 成分。玄奘主張忠實地翻譯原文的結果，應用在複合詞的翻譯上，就是盡可能地使用逐詞仿譯來翻譯複合詞，不僅是逐詞翻譯，連否定前綴和一些前置詞也會用漢語一一對應。然而，玄奘因為忠於梵文原典，而不避繁複，所仿譯出的詞彙，卻不如羅什的譯語較令人容易接受。羅什的譯詞比玄奘漢化的程度更深，順應漢語的語言結構，讓人嗅不出翻譯的味道，也因此廣為佛教徒所接受。反之，玄奘的一些譯詞雖然較為嚴謹精確，但卻繁複拗口，因此其譯本不受歡迎，無法在民間流行。第四篇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廖湘美〈敦煌 P.2172 大般涅槃經音反映的語音現象〉，本文針對敦煌寫卷 P.2172 分析，認為其中用字反映了唐五代時期的特徵，由直音用字證明古西北地區河西方音的特點。收錄的四篇論文都各具特色，對於佛經語言學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本次期刊專號的設計，我們的希望是更進一步帶動漢文佛典語言學研究的風氣，也希望能和近年來的佛經語言研究趨勢相結合，使學術界、佛學界一起凝聚共識，了解中古漢語研究在佛經研究上的重要意義。也認識到佛經語料，實為中古漢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寶貴資源。這些年來，許多佛學院、大學的相關研究所，紛紛開設了佛經語言的課程。越來越多的博士生、碩士生選擇了佛經語言作為其學位論文。正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佛經語言的研究重點在漢文佛典的聲韻、詞彙、語法、文字、訓詁各分支領域上。這項研究突出了漢語語言學在研究佛經的重要性，同時，學術界也注意到浩若煙海的佛經，不僅僅是宗教的佛經、義理的佛經、哲學的佛經、文學的佛經，更是語言的佛經。它事實上是一個中古漢語龐大的語料庫。

漢文佛典的數量，及其保存的完整，遠甚於世界上各種語文的佛教資源，從東漢到宋代一千年間，完成了無數的佛典翻譯工作，不同的階段，摻雜著不同時代的俗語詞彙，反映著各時代的社會口語。佛經所用的語言是大眾的口語，這樣佛教才能藉以深入社會、傳播於社會。然而，活語言又是傾向於變遷的，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其實大部分原因在語言的障礙。古代的許多口語詞彙並沒有完整地記錄下來，並加以訓釋整理。不像正統文言或儒家文獻有這樣多的訓詁資料和研究專著。讀佛經、講佛法，依賴個人的悟性之外，更能客觀的回歸文本，真正了解佛經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語，才能跳脫我執，掌握真正的佛法。所以佛經語言學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語言學方面的價值，也是佛門必須正視的一個課題。佛經語言學利用了既有的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語法學的知識，去讀懂佛經。利用既有的中古漢語知識去理解佛典。佛經語言學是一門既古老又現代的學科，今日佛經語言的研究，方興未艾，亟待有志者共同來傳承，來發揚光大。我們企盼這樣的一部專號期刊，能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學術上和佛學研究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一期專號的出版，是眾多努力者的結晶，刊物總編陳韻教授的總其成，江俊龍教授處理十分繁瑣的稿件工作，編好一份刊物，要付出的心血是難以估計的，藉此對辛勞的編輯群，致上最深的敬意與謝忱。刊物的出版，更要感謝的是支持這份刊物，為我們撰寫稿件的專家學者們，我們很希望都能收入這份期刊，讓學術界分享大家的成果，遺憾的是刊物篇幅的限制，最後只能選擇其中的一小部分發表。我們真摯期盼，學術界能繼續支持賜稿，一起為學術的工作盡力。

